

◎心香

# 他留给世界一片美丽的诗园

## ——回忆屠岸先生

□ 张菱儿

2017年12月16日，是一个周六。因为感冒，我吃下药早早睡下了。10点多手机响了，朋友发来一条消息：“屠岸老师走了！”我一惊，泪水瞬间蒙住了双眼，与屠岸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一股脑涌进脑海。

20多年前，我读过屠岸先生翻译的我国第一部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和《济慈诗选》以及斯蒂文森的童诗集《一个孩子的诗园》。屠岸先生原名蒋璧厚，1923年11月22日生于江苏常州，是我国著名诗人、翻译家、出版家，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。

近几年，我每年都会登门拜见屠岸先生几次。先生为人谦和，每次见面，都布衣素衫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。有一次拜访，我提出请先生帮我们主编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外国童诗卷》，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

2016年5月5日，我去给屠岸先生送书。他的大女儿章建姐告诉我，父亲每天都要工作六七个小时，读书、看报、写日记，给读者写信，等等。晚上睡前，他都会默诵诗歌，这是屠岸先生多年来保持的一个习惯。

同年9月的一天，屠岸先生给我们选好了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外国童诗卷》的目录，打电话要我去拿。正好我们社有一本外国诗集《今天我想慢吞吞》出版，于是和编辑带着那本书去拜望屠岸先生。93岁的屠岸先生，说话和行动不慌不忙，思维依旧敏捷，自带一种诗人的韵致和儒雅。他拿着那本书，兴致勃勃地朗读起来，编辑赶紧掏出手机，把当时的情景录下来。

屠岸先生送给我一幅字：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抱着这珍贵的礼物，我心里一阵温暖和感动。

2017年6月的一天，叶嘉莹先生主编的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古诗卷》出版，这本书和



屠岸画像 图片来自网络

屠岸先生主编的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外国童诗卷》是同一系列。我给屠岸先生送去样书，并想通过他邀请“九叶派”唯一健在的老诗人郑敏为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外国童诗卷》作序。屠岸先生告诉我，郑敏先生97岁，年龄大了，他先问问她愿不愿写。

那天，老先生很兴奋，和我聊起学常州吟诵的遥远往事。常州吟诵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“非物质文化遗产”，他是常州吟诵三个代表传承人之一。另外两个人是赵元任和周有光，两位先生也都相继过世了。

屠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，他说他的吟诵源于母亲，而母亲的吟诵，主要是跟他的舅舅公学来的。他说起这些的时候，神采奕

奕，还用常州吟诵吟了杜甫的《春望》和李白的《静夜思》。征得屠岸先生和章建姐的同意，我把先生吟诵时的影像用手机录了下来。章建姐说，能多留些资料就多留些吧！

2017年11月末的一天，估摸着屠岸先生主编的《给孩子们的诗园·外国童诗卷》要印制出来了。我联系章建姐，才知不久前屠岸先生检查出淋巴瘤，住进了和平里医院。12月2日，我带着催请来的样书，和社长张弋辉、总编辑张昀韬一同去医院探望。其时先生正在昏睡，二女儿章燕守在床前。她告诉我们，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静地睡觉，不觉得难受。

我们正说话间，屠岸先生突然睁开眼。我赶忙捧着样书，蹲在先生的床前，告诉老人家，他给孩子们主编的书出版了。我一页一页翻给先生看，先生的眼睛努力睁得很大。他一边看，一边虚弱地说着“谢谢”，一共说了5次！随后，他似乎有些疲惫，又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其实，该连声说“谢谢”的人应该是我。每次登门叨扰，先生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，从未拒绝过，或显示出点儿的不耐烦。虽然他离开了，但正如97岁的“九叶派”老诗人郑敏在序言中所说：“屠岸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敏锐的感觉挑选出来的这些外国童诗，给中国的孩子们带来一片开满鲜花的美丽诗园。我相信从这个诗园里飘来的芬芳的对话，能够超越时间和国度的局限，拥抱所有纯洁和本真。”

时间犹如白驹过隙，转眼屠岸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。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，耳边又响起他一唱一顿的常州吟诵：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忽闻涕泪满衣裳……”我的眼前又模糊一片。

◎锐写作

第一次买酒，是小学时候给爸爸买。我确切地记得，爸和妈吵架了。妈大概是回外婆家了，弟弟和她一起走了。奶奶呢，不晓得去了哪儿。大院子空空荡荡，麻雀在草窠里觅食，阳光停留在每一只麻雀身上。我爸坐在里屋床沿，喊我进去，递给我5块钱，让我去买酒。这是我乐意做的事儿。我颠颠地跑到村口小卖部，站上石头台阶，踮起脚尖，伸长手臂，朝卖货的老头摊开手掌，手掌里的5块钱纸币被我攥得皱皱巴巴。不待老头发问，我说，要一瓶“白兰地”！老头转身在灰尘扑扑的货架上翻找，从最底层找到一瓶透明玻璃瓶身的酒，用手擦了擦，递到我手里。

我两手抓住酒瓶，又用汗湿的手掌擦了擦瓶身，转身往家跑。酒瓶在手里晃动，发出轻微的咕嘟咕嘟声。我停下，看看里面翻腾的酒，又接着跑，咕嘟咕嘟的声音让我感到愉悦。忽然，脚下一个趔趄，酒瓶从手中滑落，咣当一声，巨响仿佛回荡在整个村子。

那一刻，酒香四溢。之前我就闻过酒味儿的，只觉得刺鼻，哪里会觉得“香”呢？但就在那个中午，耀眼的太阳光底下，一瓶冒牌的“白兰地”，一瓶廉价的烈酒，意外地袒露出内心的温柔。我呆立着，皱了鼻子，嗅嗅嗅，酒香在我周身荡漾。

那时候的天，一定是很高很蓝的；那时候的云，一定是很轻很白的。

但不管天多么高多么蓝，云多么轻多么白，转眼间，我就对酒香的迷恋里醒悟过来。我，闯下大祸了！一瓶5块钱的酒啊，就这么在我手里“报销”了。酒香再浓，也会消散；酒水再多，也覆水难收了。我低头看着一地的碎玻璃，看着碎玻璃间潮湿的路面，急得哭了。我蹲下身子，在地上拔拉，没法聚拢酒水，也没法聚拢酒香。我只能徒劳地捡起瓶颈，那是摔碎的酒瓶里体积最大的一部分。

就这样，我捏着一截喇叭似的瓶颈，忐忑不安地回家了。

我哭泣着，向爸说了摔碎酒瓶的事儿。爸接过我手里的瓶颈，摸了摸我的头，笑了笑，并没一句责备的话，也没让我再去买一瓶酒。后面的事我已全然忘记了。如今，只有那地泼洒的酒散发出的浓郁酒香，仍在记忆里久久不散。

后来，我从上大学开始喝酒，越喝越多，甚至被一些朋友认为酒量很大。但我知道，酒量大也好，小也好，并不值得夸耀或歉疚。喝酒，并不需要比赛。

我渐渐喝到了各种各样的酒，其中不乏好酒，比如国内的剑南春、五粮液、茅台、梦之蓝，以及国外的白兰地、伏特加等。当然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啤酒、黄酒、红酒。这些好酒中，我喝得数量最多的，非古井贡酒莫属。

我的老家施甸，那儿的人喝酒，一向是讲究好不好喝，而非讲究这酒是什么牌子。时至今日，施甸人仍然很少喝瓶装酒，无论高低贵贱，喝的几乎都是散酒。曾经，我爸喝的散酒是两三块钱一斤的，一买就是几十斤。很多年前，我还和他一起到私人酿酒作坊去买过这样的酒。酒买回来，灌在一个大玻璃罐里，玻璃罐搁在堂屋靠墙的桌上，要喝了，就拧开玻璃罐底部的龙头，那酒便如自来水一般，咕咕地流进杯里。大玻璃罐里，照例会泡些枸杞啊红枣啊之类的。记得有一阵子，似乎还泡了扭扭歪歪的一根人参。我开玩笑似的问爸，要不要搞条老长虫（蛇）塞进去？爸摆了摆手。

好多个夜晚，爸会忽然说，想喝杯酒。拿了酒杯，蹲到玻璃罐前，咕嘟咕嘟接满杯，蹲在茶几边，慢慢喝干。没有下酒菜，只有开着的电视。渐渐的，我每次回到老家，也都会喝酒。不是跟我爸喝，而是跟朋友们喝。虽然到上海15年了，老家仍然有很多朋友。他们若知道我回去了，总是要约着喝上几场酒的。他们到上海来，也会约我喝酒。不过，在上海喝酒和在老家喝酒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
施甸人热情，好酒。至少我没在任何别的地方见过这样喝酒的。约的下午6点钟吃饭，三四点钟人就到齐了。到了做什么呢？喝酒啊！酒盛在一个白亮的铁盆里，盆里还隔了一层米饭。这层米饭很有讲究，说是这样可以把酒里的毒吸掉。再拿出几个玻璃杯，一把小勺，勺子是用来舀酒的。舀酒多少，得看输赢情况。而决定输赢的则是一副牌。如果只有4个人，那就两两一组，打“幺子”，哪队输了，两个人碰一碰杯，一起喝。如果人多，那就换一种玩法，比如猜大小、猜红黑，输了就喝。这里面还有很多规则，什么“买酒”“回头”啊。有时候，输的人会接连输，仿佛那儿是个凹地，酒都往那儿流呢。下

□甫跃辉

# 杯中岁月



图片来自网络

酒菜呢？只是几碟小菜，牛干巴、拍黄瓜、炸豌豆粉、凉拌土豆条……吃一吃，喝一喝，说笑着，闹成一团。待两三个小时过去，旁边桌上的菜摆好了，服务员说，可以上桌了。这时候，往往还要再玩几轮，饭局组织者才说，上桌了上桌了！然后呢？又是各种名目地敬酒。有一回，外地朋友到我们县，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到你老家来了。我说喝好吃好啊。后来问他，我们县的菜怎么样？朋友说，我哪里知道哦，还没上桌呢，就给喝倒了。

喝酒的地方呢，往往是在很小的饭店。吃的都是地道施甸菜。有一回，朋友说要找个风雅的地方约我喝酒。我说，哪有什么风雅的地方？朋友说让他想想。过了会儿，再次打来电话，说去石鼓坡吧，到那儿边赏梨花边喝酒。

石鼓坡在施甸城南，相对海拔不过几十米，一个小山包而已。山上多植板栗、玉米等，山顶是施甸电视台的信号塔。那儿竟然还有吃饭的地方！时值暮春，家门口的大片梨园早已“绿叶成荫子满枝”，石鼓坡上还会有梨花么？

带着疑问，我上了来接的车。车开到县城，又开出县城，到了石鼓坡脚下，车子一圈一圈绕上去。坡陡，路窄，虽说不算高，可只去稍视大意，车子也会一头栽到几十米的山下。不多时，总算到了山顶，一片玉米地间，竟然有座小院。进了院门，看到好几株高大的梨树。枝干遒劲婆娑，几乎遮蔽了整座院子，然而却不见梨花。我们抬起头，眯着眼，绕着几株梨树转圈。不知谁先发现的，指一指高处，说那儿不是还有一束么？过一会儿，又有个人指指另一处，说那儿也有嘛！我们就在梨树底下，支开一张四方桌，说话，打牌，喝酒，不时抬头看。散落的几束梨花摇摇曳曳，雪白，纯净，衬托着高渺的蓝得让人发怒的天。而大地上，一切事物都在闪光。

日头渐渐偏西，夕光把梨花的影子揉碎在酒杯里。这时候，我又一次闻到了，酒确实是芬芳馥郁的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又喝了多少美酒。然而，我总也忘不掉这一天。我总想起曹操那句诗，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，进而又想起这次喝酒的事儿来了。那样的情境，确乎是足以对酒当歌的。但我们没“歌”，也没有“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只是喝尽了酒杯里一下午的光阴。

老家的朋友们，不知此时此刻，他们是不是也在喝酒？我只知道，爸肯定没在喝酒。爸是永远喝不到这样的好酒了，因为几年前，他已经戒酒。而我，却还没来得及和他好好喝一场酒。

# 写在北盘江大桥（外一首）

□ 刘笑伟

有没有一个灵感  
可以像这样跨越天堑  
连接未来

有没有一个词汇  
可以像这样惊涛拍岸  
鸟蒙磅礴

有没有一个段落  
可以像这样钢筋铁骨  
撑起岁月的重量

有没有一首诗  
可以像这样通体橘红  
在高原上飞

寄给水城一段时光

如果时光可以邮寄  
我一定寄给水城

寄一片月色  
寄一段屏风一样的山峦

寄上午后闲暇时  
林间草坪的那段足迹

寄上纬度最低的滑雪场  
那一段微微上扬的山坡

寄上一间休闲小屋  
配一把橘黄色的躺椅

寄上一整个夏季的清凉  
配上19℃的气温

寄上一个温暖的身影  
旁边是携手的恋人  
——时光是可以邮寄的  
如果用梦的方式



《北盘江大桥》张风塘绘  
图片来自网络

一场持续多日的绵绵秋雨，在洗尽尘埃之后，终于停下了。湛蓝澄净的天空，淡淡的云彩晶莹剔透。雨后放晴之日正是罗田红叶节盛大开幕之时，万千游客，纷至沓来。

徐风冲前的小河流水潺潺，响声悦耳。因为这河水都流入天堂湖水库，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为天堂河。天堂河的沿岸以及河岸上的田埂地边，或绿、或黄、或红的乌桕，星罗棋布，散落其间，将曾经寂寞的河谷装扮得分外美丽。它们有的三五成群，有的独树一帜，或弯或曲或挺或直，该是什么姿态就什么姿态，竟丝毫不懂怎么去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虽然已是树叶飘零的晚秋时节，此地却还是温暖如春，成片的火红景象尚未出现。正所谓“红叶不识秋霜到，尚留绿叶满枝头”。如织的游人似乎并不失望，尽管让他们慕名而来的神奇叶片尚未红到醉人心扉的程度，但红黄绿杂然相处、浑然天成，也给他们带来了别样的风味和景致。他们沿着小河流水溯源而上，远处绿意葱葱的山峦、静谧村落的袅袅炊烟、河床中奇形怪状的巨石、流淌不息的清水，都成为目不暇接的风景。一步一景，景景动人；观景的人，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

河谷中正在作画的画家，引来无数游客的围观与赞叹。爱美女性，或站在河滩那半青半黄的草毯之上，或立于被河水冲刷得圆滚光滑的巨石之前，借助河谷中的微风飘扬起红、黄、粉、绿各色纱巾。流水在弯曲的河道欢快地流淌，冲刷着裸露的岩石。左右两岸的游人，面对着清澈见底的水面，显出几分为难。好在聪明的人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窄之处，然后跳跃着跨过去并不湍急的溪流。有人跃跃欲试，可就是没有纵身一跃的勇气，只好绕道而行，隔岸兴叹。有的虽然勇敢地试了一把，却不小心滑落水中。有的干脆站在水流中将同行的人背过来背过去，也算做了一番好事。

一群学生模样的少男少女结伴而来，整个河谷顿显生机与活力。他们嬉笑喧哗，相互追打。有人问，你们的作业做完了吗？他们竟异口同声地回答：没有。那声音特别齐整特别响亮，以显示他们的无忧无虑，开心至极。他们也想过来看画家们作画，面对一些成人都不敢逾越的河沟，却毫不畏缩。经过一番审视，纵身一跃就跨了过来，而打头的竟是几个女生。快！跳！一个戴眼镜的胖男孩被身后的同学催红了脸，在已经跨过流

□ 柳长青

# 美景天堂河

水的女生们的激将之下，也成功跃了过去。

这群快乐的身影刚刚离去，他们的欢声笑语还在耳边萦绕，又一群操着外地口音的游客不期而至。来来去去的人络绎不绝。倒是当地人的身影极少看到。整个下午才有一个提篮叫卖甜柿的村姑出现，田里也只是一对老年夫妻还在移栽油菜。其余人似乎都置身于这美景之外。这里离通向圣人家、天堂寨的旅游公路不远。公路两边的“农家乐”鳞次栉比。中午，我们在路边的一户“农家乐”吃罗田特色吊锅时，得知这个时节家家都忙得不可开交，家里的人和请来帮工帮厨的人都忙得吃不上中饭，当然顾不上欣赏这景致了。

岁月沧桑，人们有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，有时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。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之所以能成为景色，关键是要得到人的发现和认可，关键是要有人愿意欣赏它懂得欣赏它。几十年藏在深山村野的景致，由于缺少慧眼相识，虽是景致却难成景色。有了伯乐，才有千里马。有了识景赏景的人，才有了天下美景。能把几片并不罕见的树叶做成一道绚丽的风景，足以说明，发现它的人了！起，懂得欣赏并且愿意欣赏它的人更加了不起。